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 
第十回 名妓知人解衣推食 英豪重義誓海盟山

卻說洪一鶚直睡至日高三丈才起來，坐在稻草上發怔，想著昨夜之事，恍恍惚惚猶如做夢一般。正在那裡出神，猛見廊下走進一個半老婦人，目不轉睛瞧著自己，洪一鶚便帶怒喝道：「你這婆子可不奇怪，咱坐在這裡有甚稀奇，再不快去，莫怪咱要得罪你了。」只見那婦人不但去，反更走到面前，彎著腰帶笑說道：「請少息怒，尊姓可是洪麼？」洪一鶚道：「咱便姓洪，問咱這甚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姓洪，這便不錯了，我家姑娘叫我來請你即刻就去。他因昨夜裡不知同你講了些什麼話，怕今日不去，故又叫我來尋的，你到底可是姓洪不是麼？」洪一鶚聽說便站起來，將身上的稻草抖了一抖，又望著那婦人說道：「你是白蕪秋叫你來的嗎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正是他叫我來的，他還說叫我同你一陣去呢！」洪一鶚道：「你先走，咱隨後就來了。」那婦人又低聲說道：「我家姑娘叫我悄悄的告訴你，說你衣裳太壞，未必肯去，他今日大早，已暗暗的叫人買了一套簇新的皮衣，還有鞋襪帽子等類，全交付與我了，現在擺在我家呢。你可先到我家，把衣服換起來，再同你一陣前去，不是都有光輝嗎？」洪一鶚聽了，心中著實的感激，不料這青樓中人，居然有此見識，有此多情，咱洪一鶚尚有發達之期，定要重重相報的。一面想，一面同著那婦人走了出來，穿過幾條街巷，不一會已到那婦人屋裡，那婦人便將衣服拿出，卻是玉色素棉綢短襖，二藍摹本二毛洋皮袍，天青寧綢二毛羊皮大衫馬褂，醬色寧綢草狐背心，品藍素緞棉套跨，元色湖縐束腰，元色素緞扣花棉鞋，另外一頂時式平頂棉小帽，以及小衣襪子均皆齊全，洪一鶚就從頭到腳週身換了個簇新。那婦人見他換了衣服，就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我家姑娘眼力不錯，這樣一位體面公子，南京城裡只怕還尋不出第二個來呢。可憐運氣不好，少了兩件衣裳，就弄得那種樣子了。相公你放心罷，我家姑娘是最愛標臉最多情的，你昨日那個樣子他還看得中呢，你今日這個樣子，只怕他見了你就不肯放你出來了，我們快快去罷，他在那裡等得心焦呢！」

說著，就同洪一鶚出了大門，轉不上三四個彎子，已到王喜風家門口，那婦人便先走進去，望著兩邊的男班子說道：「這位洪大少爺是我們姑娘在上海的熟客，昨日在孫大人家吃酒，姑娘碰見他，才知道洪大少爺來了好幾日，住在評事街棧房裡，我們姑娘今日一早就叫我去找，我到評事街找了兩三家客棧才找到的。」那些男班子聽見這個話，就跟著兩個進來，到了白蕪秋的房門口，那婦人先去通報，洪一鶚也跟著進了房間。白蕪秋一見他進來，便笑著說道：「你好，到了此地好久都不想到我這裡來走走，若不是我昨日在席上碰見你，今日叫人去找你，你還不來呢！」洪一鶚聽說也順口答應：「這可錯怪了咱來，你到南京咱連個影子全不知道，你為什麼不捎個信給咱？咱不怪你，你到反怪咱，咱可不明白這個道理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又見男班子泡了茶來，遞上兩把滾熱的手巾，洪一鶚接過手巾，擦了擦臉，又喝了兩口茶，便道：「咱才起來你就叫人去找，咱連點心都沒吃，這會兒肚裡可餓了，你可招呼他們買些點心來吃罷。」白蕪秋便叫人去買點心，一會子端進兩碗火腿面來，兩人對吃了面，又擦了手巾，男女班子都退了出去。

洪一鶚才望白蕪秋道：「小生惠蒙青眼，推解多情，此義此恩如何圖報？」白蕪秋道：「名流淪落，紅粉飄零，千古傷心，莫過於此。奴雖下賤，亦出於無可如何，若再不審賢愚，徒求歡笑，春風秋月，付與等閒，亦不過如老妓潯陽，嫁作商人之婦。且當今之世未必有江州司馬淚濕青衫，奴閱歷風塵，遍觀狎客，不少王孫公子，豈無富賈巨商，聞人多多，半皆俗惡可厭，欲求一英氣勃發，個儻非常者，竟不可得。昨觀君飢寒交迫，風雪夜行，在彼時不過存女子之心，頓生憐惜；及到接談之後，以言相試，而君言言壯，君志志雄，淪落如斯，猶且窮不失義，他年騰達可想而知，而且神采威嚴，英姿颯爽，斷非潦倒終身者。奴不敢埋沒英雄，謬效梁姬之舉，些須之贈，何足掛懷，但願君努力加餐，以待朝廷之用。奴此中況味艱苦備嘗，年復一年，終非善策，當亦留心物色，別作良圖。」洪一鶚道：「頃聽良言，欽佩無已，舉世罔濁，誰復知人，卿獨能別具慧心，獨具隻眼，雖名公巨卿中尚不可得，其餘卑卑者更無足道矣，巾幗英雄，惟卿獨稱，第恐小生才薄，有負厚情。」

白蕪秋道：「君毋過謙，奴審之已久。但君家世族，以及君平日所操何業，昨以途遇匆匆，未及細問，請更詳細一言。」洪一鶚道：「咱之宗祖，皆以名宦終身，至先父才就武棄文，官居河南總鎮，後因遭人陷害，籍沒其家，兩袖清風，退歸原籍，不意又連年荒旱，四壁蕭然，以致先父母皆鬱鬱於懷，不上半年，盡皆棄世，咱只得草草完殮，投奔他鄉，幸遇卿，不致身填溝壑。至若咱當先父在日，也曾隨任讀書，以八股不足為濟世才，故閒暇之時並以學劍為樂，良以英雄名將皆從馬上得來，且當此伏莽未安，西夷逼處，一旦海疆不靖，雖文章錦繡，又安足恃為。」白蕪秋一面聽說，一面點頭贊美，暗暗想道：「此人抱負不凡，他年必為名將，我當善以待之也，算終身有托了。」因說道：「聞君之語，志慮非常，但一勇之夫似尚不足以為恃，仍望經心書史，尚論古人，然後經濟飽於中，施為著於外，智勇足備，謀略兼優，將相之才庶幾不愧。」

洪一鶚聽罷，便站起來深深一揖，極口謝道：「惠言箴言，頓開茅塞，從此當留心經史，熟習韜鈴，以副賢卿之期望便了。」二人正談得高興，忽見男班子進來說道：「鄔大人家有人來，說今日碰和，叫姑娘三點鐘就去，不可遲誤。」白蕪秋聽說便道：「你代我回他，就說我昨夜回來遲了，感冒風寒，身體不爽快，頭痛的很，不能去，得罪他罷。」男班子答應著走了。白蕪秋就向洪一鶚道：「你猜這個大人是何人呢？」洪一鶚道：「遙想是現在的候補道。」白蕪秋笑道：「真正被你猜著了，說起這個人來才好笑呢，聽得人家說，他從前本是隨宦出身，姓於，因跟了一位現任廣東督撫，剩了七八萬銀，就洗了手不做只個行業，又復了本姓，仍是單名，是個廉字，就遵例捐了個候補縣丞。該應他運氣好，到省之後，又鑽謀了一趟京餉，一趟海運的差使，就得了個補缺，後以知縣用的保舉，他由此又花了些錢捐實知縣，指分江蘇，不到三四年，剛剛溧水知縣出缺，他又在部裡托了人，做了手腳，不多時就選了出來。後因他品行卑污，難為民望，又被督撫奏參了。他過了二三年，他那舊主人放了江蘇撫台，他就到他舊主人面前哀哀的跪求，他舊主人憐他是個舊僕，既是有志向上，亦不怨記及從前，遂答應他開復原官，他又報效了兩三萬銀子，居然奉旨准予開復。及至開復以後，他卻不敢再做知縣，恐怕被參，就羨慕這候補道是最闊的，稱呼的是大人，除了督撫，連藩臬兩司都是平行的，他就捐升了候補道，以為做了道員就可得兩趟優差，把從前的本錢得回來。那裡曉得等到今日都不曾委過一次，空拿著一分掛名的薪水。官場中有曉得他根底的，皆不同他往來，他卻掩耳盜鈴，還有時間皮氣，擺架子，在那裡嚇鬼，你道好笑不好笑呢！」洪一鶚笑道：「這實做個大而無當，靦不知羞了。」

白蕪秋又道：「當今之世，那大面無當靦不知羞的，又豈獨他一個，如平日所謂大人長老爺短，出則輿馬僕從，入則呼奴使婢，千百之中有幾個鐵錚錚的，不損人，不利己，為國為民呢！但學得會鑽狗洞，就是他大本領，這不是比我輩還要無恥十倍嗎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憤時疾俗，人皆有之，但是你也太現身說法了。」白蕪秋道：「不是我的嘴壞，實在睜不開眼來。」你一句我一句，正談得暢快，又見那龜奴鴉母齊雙雙的進來說道：「姑娘，鄔大人家又來叫了，說是今日定要去的，如果再要推病，就要送我們了。好姑娘，請你成全我們一次，去應酬一刻罷，好在洪大少爺是姑娘的熟客，我們再求求洪大少爺，請他老人家在這裡坐一會，我們再叫兩個姑娘來陪他老人家，斷不讓他老人家走，都等姑娘回來就是了。」白蕪秋聽說便怒道：「擺甚麼臭架子，去了多少趟，只是應差，連局包還不曾拿過他一個，還要送人家官呢，幸虧是個大人，若是個小人，再帖他兩個局包才好。我是定不去，他要送官叫他送官就是了。」那鴉母又苦苦的哀求了一會，這才轉口，又望洪一鶚道：「你可不許走，務必等我回來。」又向那鴉母道：「媽媽，請你就把四妹妹找來陪他，在這裡吃晚飯，再代我添兩樣好些的菜。」說罷連修飾都沒有，就是隨身衣服，站起身來就走。那鴉母見他去後，果然把林小四子叫了來，陪著洪一鶚，一會子又擺上晚飯，小四子陪他吃了晚飯。

卻好白蕪秋已經回來，走進房間嘴裡咕嚕著：「受他娘的鳥氣，這碗飯斷不能吃了。」說著便坐下來，望著小四子道：「四妹妹今日有累你了。」小四子答道：「姐姐不曉得，說到那裡去了。難得姐夫到這裡來，論理呢，小姨子原不合陪姐夫，既是姐姐不

在家，終不能叫姐夫冷冷清清的獨自坐著，也只好從權些罷了。俗語說得好，行得正坐得正，不怕同和尚坐一板凳，和尚且不怕，況是姐夫呢，不要說客氣話，我走了，好讓你陪姐夫多談談心腸話。」白蕊秋聽說又笑罵道：「壞丫頭，你說好了，我明日才叫你認得我呢！」白蕊秋見小四子走後，便望洪一鶚道：「今晚你也無處投宿，就在這裡住下。但我有一言，尚望容納：觀君之貌將來必成大器，今與君一宿，誓不再接他人。奴意如斯，但不知君為何如？倘不以飄茵紈絮，願訂白頭，奴固得人，君亦有托，兩有裨益，即請一決。」洪一鶚道：「小生愚魯不才，萍飄無定，辱承高義，方且報德良難，若再委以終身，更覺難於圖報，況家無立錫之地，小生雖願，特無養畜何如？一再思維，實不敢冒昧從事，卿當原諒並望三思。」

白蕊秋道：「自古英雄半多貧賤，昔韓蕡王之潦倒，梁姬獨識其人，及到托以終身，蕡王即慷慨應允，迨黃天湯一戰，千古傳為美談。奴雖蒲柳之姿，頗願效梁姬之事。君誠淪落，當亦上效韓王。若以養畜為虞，奴尚可稍助棉薄，惟願君一心所向，百折不回，奴便終身有幸了。」洪一鶚道：「既承諄屬，敢再固辭？爾我一言，堅同金石，倘存二志，天必厭之。」白蕊秋道：「承君不棄，俯訂白頭，奴若稍有悔心，定再墜煙花之苦。」於是二人山盟海誓，矢志不移。果然不到十年，洪一鶚剿滅土匪，卒成大器，白蕊秋亦封為夫人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再說白蕊秋見洪一鶚允了他終身，心中大喜，因此就跳出火坑，又斟酌了個盡善盡美法子，在南京僻靜地方，賃了所房屋，與洪一鶚二人居住，所有日用一切以及洪一鶚的衣履等事，皆係獨任。洪一鶚亦頗重大義，日則誦讀經史，夜則習諳韜鈴，此愛彼恩，居然是賢夫賢婦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